

借得此身无归意

全不同的物种。

在选中的第三处石壁上，我待了好一阵。那是被漫疏花覆盖的世界，就像在积雪的缝隙里寻找隐藏起来的精灵，我耐心地慢慢用目光搜索着，很快，就看到了有意思的植物：已经结果的人字果，就像一个倒着的人字，名字实在是太形象了；一朵即将开放的黄花吸引住了我的注意力，踮起脚尖，努力凑近看了看，越看越狐疑——这花有点像过路黄，但从未见见过过路黄有如此小而坚硬的革质叶子，整个区域，只找到这一朵。

我彻底兴奋起来，扩大搜索范围，良久，一无所获。在正准备放弃的时候，眼睛的余光里出现了一小片黄金碎片，定睛一看，喜出望外，原来是雀儿舌头开花了。这种植物的叶，是天然的杀虫药，据说花期长，我却从未见过。

这次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原来花非常小，缩在萼片组成的盘子里，这盘子的直径也只有几毫米，再由细若发丝的花梗举到空中，如果不是把头钻到灌木中寻找那奇怪的过路黄，我哪里会看到。

二

前面左边，有条上山的步道，去年秋天我在那里拍到过孔子翠蛱蝶，它的翅膀有着黄铜色的光芒，但看不出和名字的关联。如果不上山，沿着车道前行，其实也不错，我曾在路边蹲守很久拍到迷蛱蝶。我选择了上山这条路，想着植被要好些，能看到更多野花。

有几位游客，迎面向我走来，逆光中，我看到似有一透明小风箏，在他们的身影中晃动，最后摇摇晃晃落在他们脚下。

“请站住！”慌忙间，我顾不得礼貌，喊了一声。

本来聊着天的他们，吓了一跳，整齐地停住了脚步。其中一位下意识地抬头往悬崖上望，可能以为有落石。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尴尬地一边道歉，一边蹲下去仔细看那透明的小风箏是什么。

是一只刚羽化的山螳，可能被风从羽化处吹落，翅膀还没晾干，无飞行能力，只能随风飘落。

我把翅膀完好的它，轻轻放在避风的岩壁上，明天，它就可以自由飞翔了。

“好像是一只大蚊子，怪吓人的，幸好没踩到……”离去的游客小声嘀咕着。

我继续前行，接近下午5点，阳光的指针，已移到峡谷的上方，我在一开阔处停下，仰着头看上空一只飞着的蝶，似有降落之意，但风又把它托得更高。它倒不着急，换个方向，又试着往下。看上去像斑蝶，也可能是绢蛱蝶。金佛山区域，记录有两种绢蛱蝶，但多年来我只拍到其中一种。这一只会不会是另一种？

身边还有两只蝶，我已看清种类，一只大红蛱蝶，一只绿弄蝶，在黄昏中都很忙碌地乱窜，没法接近。

在逆风中竟然起伏不定地飞了五六分钟，最终如愿降落了，只是没落在我这边，而是消失在小溪对岸的树丛里。

我叹了一口气，想起类似的一个黄昏，我在哪里也是仰着头，等着几只蝶从上面下来，那一次很幸运，拍到了白弄蝶、珀翠蛱蝶。

我起身，快步向环山步道冲去，最后的夕阳还在那一带逗留。

大踏步穿过空无一人的摊区和广场，曾经，人群背后的空地，都是我蹲守蝴蝶的地方，两个峡谷在广场会合，相当于两条蝴蝶飞行线路在这里交叉，来来去去的蝴蝶，都会在这里稍作逗留，我在这一带拍到的蝴蝶有30多种，其中的圆翅黛眼蝶，是我唯一的野外拍摄记录。但此刻的广场，已被暮色覆盖，我的脚步声没有惊起任何东西。

三

其实，环道的幽深处，光线甚至比广场更暗，阳光的指针已拨至山巅。我身边的空气已经不透明，仿佛是某种液体或者胶质之物，带着薄荷的清凉味。我放慢了脚步，生怕错过了只在这个季节开放的美丽事物。

借着微弱的光线，我在岩石上，看见了牛耳朵和草叶粗筒苣苔，都密度惊人，前者已经看到花苞，它们即将在两三周后盛开，成为五月石壁上的颜值担当，后者将继续保持低调，在秋季的艳阳里才交出筒形的紫色花朵。看见了醉魂藤属的种类，它们要8月才开花。

现在不是它们的时间，也不是花期已过的银莲花、岩白翠的时间。

接下来，我在一块路边巨石上，意外发现了密集的岩白翠的群落。为什么说意外？是因为这是一块我非常熟悉的石头，它的上空总有滴水，烈日下会吸引蝴蝶和别的小动物。

我曾在这块石头上，看到一条过来吃水的翠青蛇。它感觉到我的靠近，并不惊慌，继续安静吃水，然后缓缓离去消失在树丛之中，动作优雅、连贯，仿佛遵循着一条看不见的丝滑曲线。但数年里的多次观察，我从未在岩石上看到过岩白翠。

我想了想，大概找到了原因。植物的传播路径之一，就是水流，所以常常在流石滩、溪流旁能发现更多的有趣植物。我在金佛山北坡，拍到罕见的金佛山兰，也是在溪沟里。雨季，这里承接了这片山坡雨水的冲刷，也接收了雨水带来的礼物。其中的岩白翠，终于因为适合岩石生长，占领了这块巨石。

通泉草可能是最不起眼的杂草家族，但通泉草属却有两个相当耐看的种类，犹如出身贫寒却风华绝代的佳人：岩白翠和美丽通泉草。金佛山幸运地同时拥有这两个种类，美丽通泉草我仅在西坡发现，而岩白翠却各处多次偶遇，表现出更强的适应能力。

下午5点30分左右，我到达环山坡道的最高处附近，只觉得眼前一亮，岩石缝里开放的一团黄花，像永不移动的阳光，照亮了这个区域。正是让我之前困惑的那种过路黄，这才是它们真正的领地，我看到好几簇，都开得正好，不容怀疑，现在的4月下旬，正是属于它们的时间。

这种陌生的过路黄，当晚我发上网后，引起各路植物专家的围观和分析，次日有两位同好，确认它就是2020年在重庆万州区发现的植物新种鸢尾过路黄，我的这次徒步，增加了它一个分布，也给金佛山植物名录上增加了一个物种。

但在那个时刻，我没来得及推敲它的种类，因为阳光的指针正悬挂在头顶，我处在明与暗、昼与夜奇妙的分界线上。

找了块石头坐下，一边喝水，一边回望整个神龙峡，它像包含着无数传奇的深色锦带，从我脚下一直铺向天边。十多年来，我在这个峡谷里看到过的神奇物种，都似乎出现在了眼前。

峡谷不像别的地方，可以把阳光反射到天上，似乎因为稀缺，会更贪婪地吸收着所有扫过它躯体的光线。或者说，光线经过这里，并没有移走，它们被挽留下来，有的获得了植物的身体，有的获得了蝴蝶的身体……

眼前，这一簇簇过路黄，也是由曾经扫过峡谷的光线构成的。其实这才是真理，包含我在内的大地上的所有生命，都来自于光线，都由太阳的光芒编织和塑造，当然，这个过程是无比复杂和神秘的。有一点可以肯定，不管哪一缕光线，一旦它们在全新的生命中重新醒来后，都和组成生命的其他要素一起，共同拥有了生存和繁殖的本能，再也不想离去。

我起身，重新在过路黄的花朵中，辨认那些轻盈而美妙的光线。



鸢尾过路黄。

本组图片由李元胜提供

我送重报到山村



□赵华荣

2003年初，我已连续两个月没收到订阅的报刊和邮件了。要收报刊邮件，就得自己到邮局去取。

我们村和附近几个村被划归小桥区支局投递，从我家到小桥区步行要走1个小时左右，坐公交车也要两头走路，骑自行车去也要花上1个多小时。我去取过几次邮件，感觉十分不便。

一天，我在村办公室附近看到一则招聘启事：招聘投递员一名，月工资400元。3月上旬一个春光艳丽的下午，我骑着自行车去小桥区取邮件时，问值班员：“你们还没招到投递员吗？”“没有。”“干脆我来给你们投递吧。”值班员立即给领导打了电话，等了十来分钟，一位姓田的同志就来到了面前。

他问我：“你是哪个村的？”“我是永川黄墙村二社的会计。”“你带身份证没得？”“没带。”“有没有其他有效证件？”我把永川作协发的会员证递给他看了，他二话没说就发给我两个装报纸的大邮袋和一个装信件的双肩包，并带我到分发室去。

一跨进分发室我就惊叹不已，乖乖！这哪里是分发室，简直堪称报刊库了。

田同志一边指导我按照分发表分发报刊，一边帮着我分发邮件。天黑时，他带我到支局附近吃罢便餐又回到分发室挑灯夜战。我俩一直忙到深夜11点才基本把存货分发理顺。

近水楼台先得月。我首先把发到我们村的《重庆日报》《人民日报》等报刊装进两个大邮袋，搭在自行车后架上带回了家。

第二天上午8点过，我就把两大袋报纸扛上了村办公室二楼会议室：“报纸来啰！”我还未进会议室的门就高声喊了起来。正准备召开村社干部会的村党支部书记一见我立刻笑逐颜开地说：“这下好了，这下有报纸看了，好久都没看到报纸了。”

接着她又问：“以后都是你来送报纸了吗？”“哎！从今天开始我来送报纸。”书记又高兴地说：“这下好了，我们看报纸有保障了。邮局就该用你这样有责任感的人送报纸。好，坐下开会了。开会后再发各社的报纸。”

从此以后，我就干上了投递报刊这一行。每天，自行车载着两大邮袋报纸，我身上背着一背包邮件穿行在4个村的山间地头，把报纸送进各村、各社，送到读者们的手中。我投送的报纸大约百分之七十都是《重庆日报》。

送报纸进村入户，谈何容易，初来乍到，没人引领，各村各社的报纸送到哪里？私人订户家住何方？只有一路走一路问，走错了路再从回头，走过了再倒回来。

好在附近几个村的山水水我都比较熟悉，走到哪里一打听，经人一指点，大致都能找到送达的准确地点。

3个月后，领导给我加重了投递任务。我以心换心，想到自己不能及时看到报纸的苦恼，仍旧坚持天

天送。

两年之后，局领导对投递工作作出调整：永川城区3个街道办事处投递农村的6名投递员辞退3个，每人每月的工资增加300元。

我的工作量翻了两番，每天投送的《人民日报》《重庆日报》《重庆晚报》《重庆商报》《重庆法制报》等，两个大邮袋都装不下，常常还得用打包带捆一大捆绑在自行车的后座上。

一个下雨天，我将两大邮袋报纸搭在自行车后架上，再把一捆报纸绑在后座上，骑到瓦子村一处上坡路段。因为后重前轻，自行车突然仰翻在地，来了个“车骑人”。我费了老大的劲儿才翻过身来，把自行车扶正，推上坡又继续前行。

尽管我早出晚归，从天亮忙到天黑，但仍然无法按时把报纸送到读者手中。更何况，那时的永川城区整个中山路街道所属各村几乎都在搞开发，原有的路被挖掉了，刚刚熟悉的人家搬走了，工作难度一天天在加大。

我只好将自行车更换成助力车，加快投递速度。中山路所辖的7个行政村分布在上百座山山岭岭和东部城区的大街小巷。我既要爬坡上坎，翻山越岭，进村入户，又要穿街过巷，每天都要工作10个小时左右，晴天汗流浹背，雨天泥水满身。无论春夏秋冬，我中午从未休息过，常常在路边摊儿吃一碗小面或豆花儿饭又接着跑。

令我终生难忘的是那次给花果村送报纸，在距离村办公室1公里多的路段，由于平地地把原有的路挖掉了两三米，其他车辆都绕道而行，我却无法绕道，因为只有走原路线才能到达目的地。

在那之前连续下了3天的中到大雨，来来往往的施工车辆已将那段泥土路碾压得如同插秧的水田。

前两次虽然像“泥鳅板玄滩”，但我总算是过去了。那次本想把速度冲过去，让身上少敷些稀泥，哪料到，我加大油门儿冲过了10多米，助力车后轮就突然打滑，车子突然一个横摔，一下将我摔倒在地。我的左膝盖先触地，疼得钻心，眼珠子就在眼眶里打转转。

我晕了差不多两分钟才抬起上身，慢慢从助力车下抽出右腿，站起身来，扶起助力车，久久地依着它表演着“金鸡独立”，整个人从上到下就跟泥塑的一样。

大约过了20多分钟，疼痛减轻了些，我才推着助力车一瘸一拐地往前行。晚上回到家里，洗去身上的泥浆后我一看，左膝头不仅又红又肿，而且有几处被蹭破了皮，血珠直冒。

从2003年至2009年，我送《重庆日报》6年多时间，风里来雨里去，烈日当头炼意志，虽然付出了很多艰辛与汗水，但是，每当我把报纸送到读者手中，看见他们满面的笑容，听到他们“你辛苦了”的问候和他们发自内心的“谢谢”时，我就倍感欣慰，就觉得我的付出是值得的。

尤其是居住在比较偏远的南山山上山下的村、社干部们，他们以前订报难见报，当我及时把报纸送到他们家中时，他们或是热情地递给我茶水，或是从树上摘葡萄、梨子、蜜桔等水果让我尝尝鲜时，我心里更是感觉万分甜蜜，久久不能忘怀。

几江，一座馨香的城

□刘云霞

从父亲家吃完晚饭回来，车行鼎山大道相园一带，一种扑鼻的芳香从打开的车窗里飘进来。没错，就是似曾熟悉的久久寻觅不得在空气里酝酿又均匀地弥散出来的那种香。

一侧，艾坪山林木苍郁。另一侧，长江逶迤，画出了“几江”的“几”字浓墨重彩的第一笔。相园就在另一侧的江边，每一棵柑子树都长得又高又壮，恣意地伸展着枝叶，像又圆又绿的绒伞。公路从相园与艾坪山中间穿过。江津第一座长江大桥的南桥头就在相园的尽头。

正是黄昏时分。桥头的灯，山上的灯，公路两旁的灯，来来往往的车灯从各个方向簇拥过来，黄黄白白，交织着，像上下翻飞的彩蝶。柑子花清新的甜香氤氲在翻飞的彩蝶里，光影被染了色，空气被抹了香。两三里路，我把车开得很慢很慢。

我想起来了。从我记事起，就听说过相园这个地方。我素未谋面的一个长辈，爷爷唯一的妹妹就嫁在这里一户姓许的人家。她的名字和相园一起被爷爷屡屡提及，那时她已不在人世。“柑子花开的时候，她家的犄角旮旯都是香的。”读过几天私塾的爷爷提到她的时候，总把这句话作为结束语。

后来，我知道相园是几江城郊的一个村子。再后来，长江大桥飞架南岸北岸，几江德感间天堑变通途。可惜爷爷也不在了。

无数次驱车从桥上路过，注视着葱葱茏茏的柑子林，注视着柑子林里的一栋栋农家房屋，注视着那些炊烟被季节的和风吹得歪歪扭扭，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这里曾经住着爷爷思念着的一位亲人，还有她犄角旮旯飘荡着的花香。我想念着爷爷。我延续着他的思念。

岁月的风帆徐徐向前。10年前的一个暑假，我在北京参加培训。一天，与一位长发女生交流，她说：“春天的时候，我去你们那儿听课，一个江津城都像被柑子花浸泡过的，走在哪里都能闻到柑子花的香。”她神采飞扬，双手伸向空中比划着，言语里流露出陶醉和羡慕。那是一个特别的时刻，与爷爷的念叨一样，她说的话与说话的神情适合在很多年以后不用费劲就反反复复想起。

她说的没错。江津素有“柑橘之乡”的称誉。早在清康熙至乾隆年间，江津就开始栽培广柑，距今已有300年历史。江津还是长寿之乡、富硒名城，百岁

老人多，天然丰富的硒元素是得天独厚的长寿秘诀。近年来，政府从破解江津的长寿“密码”入手，全面普查硒资源，因地制宜发展粮食、鲜果、蔬菜、畜禽、药材等富硒产业。无疑，种植柑橘是一条乡村振兴的“硒”望之路。

姨家就在鼎山街道仙池村106省道旁，那一带家家户户都经营着规模不等的柑橘果园。春天，柑橘开花了，洁白的小花星星点点地躲在翠绿的枝叶间，幽香沁入心脾，如果农一般朴素、浪漫、真诚。秋天，柑果累累挂满枝头，黄澄澄，金灿灿，玲珑剔透，煞是好看。

江津广柑其实是所有柑、橘、橙、桔的统称，细分的话种类繁多，有冰糖柑、桐子柑、锦橙、脐橙、甜橙、夏橙、卡拉卡拉、纽荷尔、鹅蛋柑、芦柑、金钱桔、蜜橘……简直数不胜数。

江津方言里，“桔”“橘”与“吉”同音，“吃桔”“吃橘”“吃吉”。过年时，一家人其乐融融围桌剥着柑橘，是团圆，是希望，是幸福，是大大吉大利。大概是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吧。这么多年来，我没有捕捉到那位女生所说的满城都是的柑子花香。细想起来，大概是太匆忙、太焦虑罢了。柑子花香幽幽的、暗暗的、清清的、静静的，这样的香气是很难在喧嚣中与它相遇的。

这个晚上，偶然路过，意外相遇，毫无征兆的，无需提醒的，爷爷的念叨，我的怀念，爷爷的兴奋，销往海内外的广柑，满城飞舞的柑子花香，孩童、少年、青年、中年，所有的细节一一呈现。还有无法说清的是，我的车开进艾坪山隧道，进了几江城区，穿过几个街区，直到进到家门，幽幽的柑子花香，一直包裹着我，通过我安宁的呼吸渗入我身体里的每一条血管，每一根神经，每一个毛孔。

这是最美的时刻，谁会无动于衷呢？像寓言，爷爷与那位长发女生一定都是3000年前的《诗经》里走出来。他们的出现，就是为了教养我的嗅觉与心境。

蓦然发现，有柑子花香的笼罩，我工作生活的几江城有多少浓厚的艺术的情味。不由想起“闻香识人”这个词，香气袅袅，鼻息里穿透的是婉约柔美的无形的韵味。

或许“闻香识城”也是有道理的。馥郁清芬的香气里，隐潜着城的脉，城的人，城的爱，城的性格，城的追求。几江，江津，我的家乡，旖旎、温润、内敛的香气中，有凡尘的劳作与美好的向往在纵情高歌。